

毕业季，离愁别绪皆故事

◀上接B02版

《兄弟》《最后一个夏天》《青春纪念册》《送别》《祝福》《栀子花开》《回到过去》《同桌的你》……一首首歌谣承载着有关青春的情愫。“明天你是否会想起，昨天你写的日记。”毕业生们用不同的方式向一段青春道别，在不同的年代，的确留下了不同的故事。

冰冰的欢乐毕业季毕竟是少数，更多的，还是弥漫着丝丝的愁绪。海南日报记者与多位被采访对象交谈后，发现男女大学生对于毕业离别的思绪，还有些不同。女大学生们普遍有着细腻的情感，一遍又一遍地描述着曾经或哭或笑的毕业记忆，而男大学生们对毕业季具体干了什么似乎并不是那么留心。

在海南已工作16年的四川大学新闻系大学生杨晓波2000年毕业，她有一个特别聊得来的同宿舍闺蜜，家在云南西双版纳，毕业离校的那一天，她送闺蜜好友一起到了“离别的火车站”，泪水润湿了眼睛，后来干脆搭上火车，送出了两站地再返程。杨晓波回忆说，那种分别的痛苦，几十年后都清晰可见。在此后的人生工作中，再也没有那般相送的滋味。相比女大学生的细腻情思，同于四川高校毕业，西南政法大学的王唯却告诉记者，毕业季印象深的，就是那年夏天散伙饭吃了好多场，吃完了，还去搓了一顿麻将，这是网游时代到来前男生们的相聚乐趣，或许，在川蜀大地也是一道充满特色的毕业餐了。

毕业礼物映射的变迁

“你的泪水饱含故事，你的欢笑溢出青春，毕业季里一言一行都值得收藏，前程似锦，万千珍重……”

冰冰偶尔会从卧室的抽屉里，拿出当年的大学毕业纪念册来翻看。看看封面，再看看里面好朋友们的留言，冰冰觉得，那是一个时代的“标签”。

没错，很多“80后”大学毕业生都不会忘记，尽管高校不同，但在学校发放的毕业纪念册里，都是同款封面，一张大照片，照片里的场景“规范而有套路”，校长带着教职工和学生们，款款带风地从远处走来，一派风华正茂。内页里，除扉页是学校的简介之外，其余空白，留给毕业生自己来涂鸦。

泛黄，有些折角，但是现在翻来依然觉得有趣：“我一定会来看你的，祝你百尺竿头、更进一步！”“大学让我们相遇，我们也会携手走向更好的明天！”……一段段表白，充满着昂扬的志气。“有些口号式的话语，恐怕现在再写，也很难下笔了。”冰冰笑说。

受物质条件的限制，上世纪六

七十年代的海南大学生们，毕业时较少互赠礼品，他们的毕业故事，没有现在这么热闹，但也少不了歌声和笑语。在海南工作、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“70后”张树鹏还记得，临毕业前的班级晚会，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个节目，大家随机抽，抽到谁就表演。而“60后”的蒙桦，说到当年的毕业礼物还能笑出声来，那是学校第一食堂对他们特别好的大师傅破例提供的酒，很多同学第一次喝，迅速就醉倒了。

旅琼艺术家程连仲1979年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，那时，同学之间没有值钱的纪念品，大家就给对方画画，比如素描、速写等，互相留作纪念。他的很多同学后来都是中国美术领域获得较高成就的学者和画家。曾于1990年代任中国美院院长的潘公凯毕业时也给程连仲送了一张画，后来程连仲就把潘公凯送的画，用按钉钉在了家中的墙上，每每看到，总能回味起那段难忘的大学时光。

到了1980年代的毕业季，互赠毕业册、纪念册、笔记本开始流行了起来，册子的首页多是同学留下的励志赠言。追寻1980年代毕业生

的人生轨迹，我们不难发现，除了“上大学改变命运”以外，很多19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，后期成长和为社会贡献的成绩斐然，主要原因之一是30多年来的吃苦、实干以及面对挫折的坚韧。似乎就像他们当年曾在毕业册上写下人生、事业的豪言壮语那样。

19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，因为物质条件所限，赠送的毕业礼品也是以笔记本为主，但也有相对奢华的，比如送一支钢笔。1981年毕业于海南师范大学的吴钦回忆，离别时分，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礼物，干脆就手捧两个大椰子，为好友践行，送到秀英港码头，挥手告别。当时的椰子，价格还不到5角钱。“我们毕业时的伤感很单纯，只是因为分别和对踏入社会的忐忑，现在的毕业生要考虑求职、人生选择，比我们那时候复杂多了。”吴钦说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毕业礼物也在逐渐演变，到了“80后”“90后”们毕业季，卡通U盘、DIY毕业册、苔藓微盆景、多肉植物等等都被当作礼物派上了用场。而后，许多学校也开始注重这一环节，纷纷给毕业生们“定制”礼物。■



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会员史建蓉提供的1988年同班同学的毕业照，那个年代男生流行穿喇叭裤。



1979年，海南美术家易武和同学一起外出毕业调研。 徐晗溪 翻拍



纸质的通讯录曾经也是毕业标配。 李丛娇 摄

毕业季通讯变迁 从书信到短信到微信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杜颖

微信、QQ、手机，对于现在即使毕业各奔东西也能时时聊天的毕业生们来说，通讯联络没有任何难度，但在此之前，以写信为主的联络方式，曾经持续了许多年。当年记录好友地址的通信录册子就像宝贝似的被很多人留存。在那些年代，匆忙毕业间能留下联络地址已是一件幸运的事，或许有的同学，真的从此天各一方，见面的机会渺茫，各自去完成人生中再无交集的轨迹。

对84岁的海中退休教师黄高山来说，1960年代那个通讯极其不发达的时代，要想跟外地的同学联系，写信是唯一的方法。

从1960年到1964年，海南、北京，一封封书信，让黄高山和后来成为妻子的华作了文字的信徒，思念与爱意充盈着信笺。提笔的那一刻，心里有思恋；寄信的那一瞬，心中有期待，也有担忧，怕信件寄丢了。而之后，便是对回信的翘首以盼。1966年，与华仍保持着书信往来的黄高山在信中向她求婚了，分离了数载的两个人，在湖南完婚。

时光的指针拨向2000年。手机逐渐成为主要的通讯工具，短信也逐渐取代书信，成为文字信息的载体。许多大学生毕业后，不管是平时的联系，还是逢年过节的问候，更喜欢通过短信发送，乐此不疲。39岁的马一嘉对海南日报记者说，她当时会订购包月短信，但每个月都会超量，一条短信的字数是有限定的，超出了就算两条，所以她当时还严格控制字数，当然字数也不能太少，不然觉得挺亏。

“看看现在，把同学们聚在一起太简单了，微信群里一招呼就行了。”马一嘉说，以前要找到一个失联许久的同学很不容易，可能找上好几年也找不到。

马一嘉是1999级辽宁大学经济学院的学生，毕业那一年正好2003年，赶上了“非典”的特殊时期，学校考虑学生的安全，取消了毕业典礼，于是，同学们的联络也一度中断。“我寻找同班同学小郑好些年，她去了韩国留学，本来留了家里的座机号码，但后来座机不用了，各自的手机号码也几经变换，就失联了。”马一嘉说，2003年毕业后，她来到海南三亚工作，一直尝试着联系小郑，打电话问了一些同学，他们也没有联系方式。“2013年前后，微信渐渐风靡起来，我也加了很多大学同学的微信，但都没有小郑的消息。”马一嘉告诉记者，当时加的好友中很多人以前都是没多少联系的，都是同学相互推送的名片。

2016年春节，马一嘉被邀请加入一个微信群，这个群里不仅有她大学的同班同学，还有整个系的同年级的同学。她便在群里问了一句，谁有小郑的联系方式，本来没抱多大希望，没想到竟然有同学给了回复。就这样，她终于和失去联系多年的小郑取得了联系。

不管是书信、电话、短信亦或是微信，都是不同时代的表达渠道，无论情深还是意浅，最终也都成为了人生记忆中的难忘片段。■

